

# 神木镇地名中的宗族类地名研究 ——基于文化语言学视角的考察

李立新, 杜羽弘

西京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0

DOI:10.61369/HASS.2026040025

**摘 要 :** 地名既是空间标识, 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以神木镇地名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语言学视角选取宗族类地名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笔者根据《神木县志》整理出神木镇342条地名数据, 其中宗族类地名共101条, 占总数的29.53%, 是神木镇地名系统中的重要类型。此类地名多采用“姓氏+通名”的构词方式, 如“杨家沟”“李家梁”“高家塔”等, 其命名与家族定居、聚落形成和空间识别密切相关。宗族类地名不仅具有地理指称功能, 也保存了血缘组织、聚居形态和地方记忆。通过对这一类型的考察, 可以进一步认识神木镇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文化内涵。

**关 键 词 :** 神木镇; 地名; 宗族类地名; 文化语言学; 命名理据

## A Study on Clan-Related Place Names in Shenmu Town —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Li Lixin, Du Yuhong

Xiji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0

**Abstract :** Place names serve not only as spatial identifiers but also as vital carriers of local cultu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lace names of Shenmu Town, employing cultural linguistics to analyze clan-based place names as a key research approach. Based on the Shenmu County Annals, the author compiled 342 place name entries for Shenmu Town, among which 101 (29.53%) are clan-related names—a significant category within the town's nomenclature system. These names typically follow the "surname + common name" structure—such as Yangjiagou, Lijialiang, and Gaojiata—which are closely tied to family settlement patterns,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spatial identification. Clan-based place names function both geographically and preserve information about kinship networks,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local historical memory. Examining this category provides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naming convention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henmu Town's place names.

**Keywords :** Shenmu Town; place name; clan-related place names; cultural linguistics; naming rationale

### 引言

地名是语言系统中的专名, 也是文化系统中的符号。它一方面承担标识空间、区分地域的功能, 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认知、社会关系和文化经验。与普通词汇相比, 地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连续性, 因此往往能够较完整地保存地方文化信息。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形式与文化认知之间的联系, 关注语言如何反映一个群体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从这一视角观察地名, 可以将地名看作一种经过历史沉淀的文化语言文本。

神木镇地名数量较多, 类型较为复杂, 既包括自然地理类、宗族类、音译类、方位类, 也包括生产生活类等。若对全部类别平均用力, 容易流于平面铺陈。因此, 本文选取宗族类地名作为具体切口。其原因有二: 一是宗族类地名数量大, 在神木镇地名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是这类地名的命名依据较为清晰, 便于从语言形式和文化意涵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从前期分析的数据看, 宗族命名并非局部现象, 而是神木镇地名形成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 分析宗族类地名的结构特点、命名理据和文化内涵, 以期从一个较小的切口出发, 对神木镇地名研究形成较具体的补充。

作者简介:

李立新, 女, 副教授。西京学院外国语学院,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社会语言学;

杜羽弘, 女, 西京学院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本科生。

## 一、神木镇宗族类地名的数量分布与结构特点

### （一）数量分布

根据对笔者前期对神木镇地名所做的数据的整理，神木镇地名可分为五类，具体情况如下：

表1：神木镇地名归并类别统计表

| 类别    | 数量  | 占比     |
|-------|-----|--------|
| 自然地理类 | 108 | 31.58% |
| 宗族类   | 101 | 29.53% |
| 音译类   | 81  | 23.68% |
| 空间标识类 | 40  | 11.70% |
| 生产生活类 | 12  | 3.51%  |
| 合计    | 342 | 100%   |

从表1可以看出，宗族类地名共有101条，占总数近三成。这一比例在镇域尺度的地名系统中是比较突出的。宗族类地名的高频出现，说明聚落命名与姓氏、家族关系密切，地名形成深受传统村落结构影响<sup>[1]</sup>。

### （二）结构类型

从已整理出的样本看，宗族类地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结构：

（1）姓氏+沟。如“杨家沟”“孟家沟”“赵家沟”“李家沟”等。

（2）姓氏+梁/峁/湾/塬/坡/畔。如“李家梁”“龚家峁”“李家阴湾”“高家塬”“白家坡”“胡家畔”等。

（3）姓氏+村/庄/塔/寨。如“白家村”“刘家村”“王庄”“高家塔”“侯寨”等。

这类结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姓氏作为专名核心，以“沟”“梁”“村”“塔”等通名作为空间类别标记。其基本模式是“人群标识+地貌或聚落标识”。这种命名方式既明确指出该地与某一姓氏家族的关联，也保留了当地微地貌或聚落形态的信息。

### （三）高频通名特点

宗族类地名中最常见的通名有“沟”“梁”“塔”“村”“庄”“峁”等。它们并非单纯的地理标识，而是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语言单位。

“沟”“梁”“峁”等通名多与陕北黄土高原地貌密切相关，说明宗族命名并非脱离环境而单独存在，而是在具体地貌空间中完成命名。“村”“庄”“寨”“塔”等通名则更多体现聚落形态和人居组织。也就是说，宗族类地名虽然以姓氏为核心，但其构词结构始终与地方地理环境保持联系。这一点决定了神木镇宗族类地名兼具社会性与地域性。

## 二、宗族类地名的命名理据

### （一）以家族定居为基础的命名方式

宗族类地名最直接的来源，是家族迁入后的定居事实。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某一姓氏家族迁入一地后，往往先形成小规模聚居点，随后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开垦和生产生活范围的扩大，逐渐发展为自然村或较稳定的聚落。地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指认和区分作用的。因此，“姓氏+通名”的形式便成为一种简便而

有效的命名方式。

如“杨家沟”“李家梁”等名称，结构并不复杂，却能同时传达两方面信息：一方面标明该地与杨姓、李姓家族有关，另一方面又说明其所在位置或地貌形态属于“沟”或“梁”。这类命名并不追求修辞效果，更多是出于日常识别的需要。它的实用性，正体现在人们能够凭借名称迅速判断“谁住在这里”以及“这是怎样的地方”。

### （二）以聚落分化为背景的命名方式

宗族类地名的形成，还与聚落扩展和家族分支密切相关。一个家族最初可能只集中居住在某一处，后来由于人口增加、耕地分散、婚姻迁入或生活空间扩大，逐渐向周边延伸，于是形成若干带有同一姓氏、但通名不同的地名<sup>[2]</sup>。例如，同一姓氏可能同时出现在“沟”“梁”“塔”“村”等不同地名中。这样的现象表明，宗族类地名记录的不只是某一家族最早居住于此，也记录了聚落内部不断分化、扩展的过程。

在这种命名方式中，姓氏具有维系共同来源的作用，而通名则承担具体区分位置的功能。对于同一地域内的多个子聚落来说，相同的姓氏使其保留着共同的历史联系，不同的通名又使各处空间边界得以辨认。这种命名逻辑，与传统熟人社会中依靠家族关系和地形方位来认识空间的方式是相吻合的。

### （三）以地方口头传承为主要保存方式

宗族类地名的形成和流传，长期主要依靠地方口语。许多地名并不是先有规范书写，再进入日常使用，而是在乡民反复称说中逐渐固定，之后才被文书、地图或行政材料记录下来。因此，这类地名通常带有明显的生活化特征：名称直接，结构稳定，少有刻意修饰。

也正因为它们来自日常生活，宗族类地名往往能够较长时间地保留下来。一个名称一旦被村民共同接受，并在生产、交往、婚丧、迁徙等活动中反复使用，便会成为地方社会的共同知识。它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而是地方经验在长期使用中沉淀下来的结果<sup>[3]</sup>。

## 三、宗族类地名的文化内涵

### （一）血缘组织的语言呈现

宗族类地名最突出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把血缘关系转化为空间名称。地名原本用于标识地点，但在神木镇这类宗族地名中，地点与家族往往联系在一起。某一地名中出现特定姓氏，通常意味着该地曾由这一家族开发、居住，或至少在较长时期内与这一家族保持稳定关系。

由此可见，在传统聚落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不仅影响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也参与了空间命名。地名中的“杨家”“李家”“高家”等成分，并非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名称中最关键的信息。它们直接指向聚落的家族来源和社会属性。

### （二）地方社会记忆的保存

宗族类地名还具有保存地方记忆的作用。某一聚落最初由哪个家族开发，哪些家族曾长期居住其中，这些内容未必都能在地

方文献中留下完整记录，但地名常常会把相关信息保留下来。即使后来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原有姓氏已不再占多数，地名仍可能继续沿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族类地名可以被看作地方历史的一种残留线索。它并不提供完整的历史叙事，却能提示人们追溯聚落形成、家族迁徙和人口活动的基本脉络<sup>[4]</sup>。相比宏大的历史记述，这类地名保存的往往是更日常、更细碎的乡土记忆，而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 （三）地域文化与地貌认知的结合

宗族类地名并不是简单的“姓氏标签”。在实际命名中，姓氏往往要与“沟”“梁”“塔”“村”等通名结合，才能构成完整地名。也就是说，这类名称既包含社会关系信息，也包含地方居民对自然环境和聚落空间的认知。

例如，“沟”“梁”“崂”等地貌词频繁出现在宗族类地名中，说明当地人在命名时首先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可感知、可辨识的地形特征，而不是抽象的行政归属。姓氏标明人群来源，通名标明空间形态，两者结合后，形成了兼具社会属性和地理属性的命名方式。这也是神木镇宗族类地名区别于单纯姓氏称谓的重要之处。

### （四）乡土认同的语言基础

在地方社会中，地名不仅用于指路，也与人的身份认同有关。宗族类地名经过长期使用，逐渐成为地方成员确认自身来源、家族关系和空间归属的语言符号。对本地人而言，一个地名往往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与家族、邻里、祖辈生活经验相联系的熟悉场所。

因此，宗族类地名虽然形式简单，却包含着识别、记忆和认同等多重意义。它既方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辨认地点，也在无形中延续了地方社会关于家族和聚落的共同记忆。这种功能，使其在神木镇地名系统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sup>[5]</sup>。

## 四、结语

从现有材料看，宗族类地名是神木镇地名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类。其数量和分布表明，宗族命名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命名方式。就语言结构而言，这类地名多采用“姓氏+通名”的形式，名称简洁，指向明确，既能标示家族归属，也能提示地貌或聚落类型。就命名来源而言，它与家族迁入、定居扩展、聚落分化以及地方口头传承密切相关。就文化意义而言，它保存了神木镇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血缘关系、聚居格局、地貌认知和地方记忆。

本文选择宗族类地名作为考察对象，并不是要以一种类型概括神木镇地名的全部面貌，而是希望通过这一较为清晰的类型，进一步观察当地地名形成的内在机制。由宗族类地名可以看到，神木镇地名并非孤立的名称集合，而是在语言形式、空间经验和社会生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现象。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正在于它把地方社会中“人”与“地”的关系，以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以此为基础，继续考察神木镇其他类型地名，也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当地地名系统的文化结构和命名逻辑。

## 参考文献

- [1] 王际桐. 地名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2] 刘玉堂, 李艳琼.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 保护与开发 [J]. 理论月刊, 2023(1): 13.
- [3] 孔鑫颖. 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曲阜街巷道路名称研究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5, 34(3): 50-55.
- [4] 郭敏.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大同市地名研究 [J]. 2025(19): 8-10.
- [5] 神木县志编纂委员会. 神木县志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9.